家门口的好学校

叶良骏

每当看到学校门口挂着的铜牌“家门口的好学校”时，我总有点疑惑，家门口的好学校该是怎样的？因此，常想起老家的学校。

宁波民间有捐资办学传统。董杏生（最早开通上海公交车者）在“老鹰湾董家”办了韧初学堂。我们“叶家”有树德学堂，是叶德政办的（他的“鹅牌”汗衫很有名），后与“韧初”合并。孩子上学自己来去，下课去家里喝口水、奔到自家田里“肥水不留外人田”是常事，中午回家吃饭也方便。村里人请先生读封信、写个借据，抬脚就去。办婚丧喜事，学校借地方借桌椅，先生帮了写帖、张罗，酒喝得脸红红的就像自家人。父亲在此开蒙，我被阿娘送到那里读书，应该只有3、4岁，依稀记得阿娘雨天为我送饭，拎只蓝色三层搪瓷饭盒。后来与爸说起，他也记得这只饭盒。一家几代人都在家门口上学比比皆是。

为让子孙受最好的教育，捐资人请来的校长是百里挑一。叶澄衷（早期宁波帮领军人物）办叶氏义庄，几任校长都是专家。如金贤松校长为晚清举人，他立“勤、朴、肃、睦”四字校训，倡导德智同步发展。他国文底子深厚，晨会课一张口便是一篇诗文，引得乡邻都去听，孩子出生都请他取名。如支家英校长毕业于“洋学堂”，不仅擅长语、算，还会上英、音、美、体、自然课。校长不用担心办学费用，当然不惜重金聘用最好的教师。爸还记得韧初学堂老师都是师范生，穿西装革履，戴金丝眼镜，英文流利，个个会弹风琴、唱京戏，还在报上发表诗文。中兴小学请来上海精武体育会的武师教体育，初小学生学八段锦，高小学武术。音乐老师大多为国立音专毕业生，好几所学校有铜管乐队、民乐队。有做学问的校长，有才气横溢的老师，这样的学校当然受欢迎！

庄市镇几乎村村有学校，规模不大，但建筑都很精美。外公陈兰荪（宁波商会会长）办的崇本小学教室外有廊柱，小礼堂有舞台。韧初学堂现存一幢教师宿舍，青水砖墙挺括，有护墙板、百叶窗。中兴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改作粮仓，高大，敞亮。这些学校大多办在上世纪初，房屋至今还在用，是真正的百年大计。课程设计中西兼容，我找到一张中兴学堂当年三年级课程表，除语算史地音美体外，还有英语（一周四节课）、尺牍、珠算、劳作、自然及公民课。备注里还有中英文演讲、远足、劝人种牛痘、学救火、运动会等，实在叹为观止。村里无人失学，贫寒子弟可免费，孤残生发生活费，还设奖学金。村里有个“驼糊”（智残人），送进学校后，不久便可自理，还学会拉二胡。入学不设年龄限制，插班、转学来去自由，是真正的“零拒绝”。学校还是文化中心，老师课余讲诗词，农闲讲时事，节日开同乐会，村里老小都抢着去。那时也有留守儿童，如我，父母都不在身边，因有近在咫尺的学校可盘桓，有永不下班的老师可依恋，像阿娘笑骂的那样“日日奔进奔出，小娘咋会介忙！”哪里会有寂寞孤独之感？2万多人的庄市出了6个院士，走出了一大批如包玉刚、邵逸夫那样的商业巨子，他们的出发点，都是自己村里那所小小的学校。

这应该就是家门口的好学校！这样的学校，犹如黑夜升起的一束星光，始终照亮人们前行的路，历久弥新，功德无量。

豆腐西施

张健桐

眼前这位“豆腐西施”，与鲁迅笔下那个年轻时浓施粉黛，老来尖嘴利舌、俗气贪心的圆规式女人杨二嫂不可同日而语。一样是卖豆腐，现今这位豆腐西施却是可爱版的哟。

她这夫妻老婆店租在菜场最边缘的角落，但在这纵横三条街六家豆制品店中，却属人气之冠。别家店开开关关起落无常，只有这一家好几年了，生意持续红火。小夫妻俩长得很登对，男的浓眉大眼，敦厚却不土气；女的珠圆玉润，温婉而不妖媚。十来平方米的沿街房，女的在前面做生意，男的在后面做豆制品，谁稍得空闲，就会去对方那儿搭一把手，妇唱夫随，前店后作坊，顾客眼见为实，如此把个小店打理得风生水起。

几年前刚开张时，只有三五样豆制品，可那豆浆一下子就把我hold住了。豆腐西施一边往塑料袋里舀豆浆，一边细声软语地嘱咐：“回去一定要煮透，临睡前喝更好，补钙又减肥哦。”那笑容如三春暖阳，那话音似夏夜微风，煞是怡人心神。回家把豆浆一煮，一股浓浓的豆香腾起，稍凉些喝时，淡黄色的浆面上已经结了厚厚一层衣。那些时日媒体上正在报道假豆浆粉什么的，我喝着杯里这纯正浓郁的豆浆，竟暗自得意口福和眼福都不错哦。

没几天，小店的生意就红火起来了，回头客一个不落。品种也日渐丰富。这夫妻俩深谙经营之道，始终坚持豆制品纯正的品质偏低的价格。规格上也主随客便，灵活多样。如豆浆分大小袋之分，豆腐分老、中、嫩，百叶分厚、中、薄，都可按需分割，决不强卖硬塞……货比货之下，小店独占鳌头，窄窄的门面永远有三五个人围着等着，竟是忙死一家闲死五家，还顺带把边上一家早点店的豆浆生意也笑纳了一大半，那家店从此只卖甜咸豆浆，袋装的淡浆再无人问津。

豆腐西施倒并不店旺欺客。她总是一手装着这一个的货一手找着前一个的钱，嘴里还招呼下一个；同时收两个人的钱也不会找错。她对买老豆腐的新面孔说：“豆腥气重，在滚水里汆一下。”对买油面筋的顾客问是不是塞肉？是的话她就挑圆整光滑的；还“多管闲事”地提醒顾客：“当心，那个装虾的袋子不要碰到豆浆袋，会戳破的。”有一次我只有七角零钱，懒得用整票找开了，就问：“缺一角，少舀点豆浆行吗？”她笑意盈盈：“勿搭界，勿少舀。”后来发现顾客缺个一角两角零票的在她这里都一带而过。

真要说起来，这一切再平常不过，可豆腐西施确实别有一种磁力，又美丽对人又熨帖。有的人深知自己的美，凭姿色别样任性，并且善于利用美色得到所需要的。（所谓“姿色就是力量”是也）。可她不是，她只是殷勤对人，安然对己，就是这一切足以让人如沐春风，加上豆制品质量价格的竞争优势，小店长盛不衰。说起来，美色总是养眼的，美人总是讨喜的，美人的态度却形形色色，殊途异归。这似乎是又一个话题了，打住。

他像追梦的鸽子

刘向东

枇杷金黄时，苏州东山的朋友老周邀请我和滕国俊先生去采枇杷。欣喜中的我立马将信息发给国俊。不料，他说实在没空，我问他忙什么，他又支支吾吾地卖起了关子，还说要我抽空去趟他家。周日午后，他又来电相约，我如约前往。

初识国俊时他在机关政治部任职，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但在此前去他家只有一次。而这次赴约若不是他在路口的梧桐树下等我，恐怕我会一时茫然。我费解的是早已是指画艺术家的他居然住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公房，只是楼梯口对面的广玉兰越发粗壮高大，浓荫匝地。进了门，不大的房间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比床宽出大半的画桌外，四周全是散发着幽幽墨香的指画作品，靠墙的地板上也摆满了色彩斑斓的各种画料和一摞摞稿纸。环顾着屋内，我问他：“是居室，还是工作室？”他沏着茶淡然一笑说：“与画同居嘛。”说着，他把茶递给我，说前些天去黄山写生时在农家买了新茶。

茶是好茶，一芽两叶的嫩头片片向上，好像长在水里。我品着茶，抬头看见窗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墨迹未干的新作。画的尺幅并不宽大，但墨迹雄浑，情景赫然。既有硝烟似的浓墨烘托，又有朝霞般的色彩泅染。散落着弹壳的废墟上，一朵美丽的小黄花在一顶焦黑色的钢盔边灿然开放；一只洁白的鸽子俊逸昂然地静立在斜插于瓦砾间的步枪上。它目视远方，浑圆高洁的眼睛好像放射着远离战争、珍惜和平的祥和光泽……

“刚画好，打算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画展，这是其中一幅，请提提意见，帮忙做些策划吧。”说完，他放下茶杯，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叠作品又郑重地说，画展结束后要将作品捐赠给有关抗战纪念馆或抗战老战士。看着一幅幅画作，我恍然明白，原来他不去采枇杷是忙着办画展。而为难的是，对画作一窍不通的我能帮他什么呢？

面对眼前的作品，我不禁想起了2010年为庆贺上海世博会，他凝聚心血，针对241个参展国家和地区分别用241只和平鸽与参展者的文明历史相融合，精心构思创作的那幅长20.10米的迎世博指画长卷。当时，其指画作品独具一格而轰动画坛。那天，在画展上我问他为何不出售给藏家呢？他默默地看着我，诧异的眼神似乎在责怪我不该有如此话题。后来，媒体朋友告诉我说，除了四川、青海地震时他委托相关机构拍卖画作捐款灾区外，他的画从不作名利交易，从不以低俗庸俗博得眼球，也从不赠送官方领导，即使顶头上司，他也会断然拒绝。然而，他却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和正能量的传播，经常会不求报酬积极为社区创作弘扬中华美德、社会文明和鞭挞丑恶的指画作品。正如他在《滕国俊中国指画艺术》著作中所言：“艺术的生命和价值不在于名利效应，而在于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和社会正能量的效能。”

其实，在繁荣艺术创作、净化艺术市场的今天，他的话无疑代表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追求和百姓的心声。尤其从他以“中国梦”和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讲话为题材创作的《九州同乐》《德行天下》等系列作品中，我由衷地感受到了他就像一只追梦的鸽子，永远保持着纯洁本色和坚韧毅力而翱翔于艺术的天空。

边陲小花

赵全国 余国成

老余从西南边陲旅游回来，给我讲了那个小女孩的事：

“在某景点见到一个少数民族小女孩。她约莫六七岁，一张娇小而灿烂的脸蛋，银环闪亮，衣衫绚丽，恰似一枝带露的小花。太惹人怜爱了！游客纷纷举起相机来捕捉美丽。不料女孩用稍显生涩的普通话说：‘拍照买鸡蛋，一元钱一个。’”

“原来她是卖熟鸡蛋的。游客玩了几千里路，没人在乎这点小钱。于是一声‘咔嚓’，一个鸡蛋、一元钱，到头来几乎人手一个鸡蛋。小女孩且行且远，又去找另一拨顾客。‘拍照……鸡蛋……钱……’稚嫩的声音不绝如缕。”她似还余言未尽，结果却挠挠头而默然。我顿觉心中一凛：莫非商贾们的营销谋略已经浸润到了小花的枝叶？那是帮助她健康成长的养分，还是催促她早熟的激素？真的说不清啊！

今宵打谜

彭培炎

雅谑（剧种）

昨日谜面：湖光水月古淮安（字一）

谜底：灌

毕业留影

言子清

蠡湖是浩淼太湖伸向无锡市区的内湖，因范蠡与西施在此延伸的爱情故事而引人入胜。这天，蠡湖边上，来了一拨年轻人，三三两两地，为大学毕业即将离校而留影纪念。一别，将天各一方，沉甸甸的念啊，拟以影为载体，存档保鲜。

从高中的同桌至大学的同舍，俩少女堪称闺蜜，携手跳至湖水中的巨石上，同作飞天状，请他人照相。清澈，朝气，俊逸，对此造型，赢得一片叫好声。可一位戴眼镜的男孩竟慌了神，对其中一位高个女孩脱口而出：“使不得！”原来他一直暗恋着她，为她晚会上的歌声，校刊上的文采，学业的领先……仰慕不已，而一旦离他而去，将惆怅终身，岂不悲乎！但对眼镜的举止，有人嘲笑其失态，有人赞扬其率真，更有人断言：“眼镜之失控，因其‘内存’之小也。”

我在一旁看到，眼镜确实是脸红一阵的。但他很快平静了自己，似入一人世界。他用相机自拍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他在一棵树下，纵身一跃，双手抓着树枝，作引体向上。有人背后笑着：书呆子，美女真要奔月了，你再引体向上，仍在地球上啊。

另一张，他将薰衣草编织的花环套在腰际，作搏击状，高呼：“区区风浪奈我何？大海啊，我的乐园！”有人说，毕竟是中文系的，比咱读理工的，狂得可爱。

暮地，一对蝴蝶互相追逐着飞来，将眼镜从幻觉中拉回。而此时，恰巧，那位高个女孩从此路过，眼镜灵机一动，表面上是拍摄那对蝴蝶，而将女孩在阳光下青石板上的影子一并摄下，好一帧《蝶恋花》……

如禅的心境 於光华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布拉格的乔治公寓

冰 聪

大学同学来柏林玩，便和她约了在市中心的柏林墙公园见面，竟然眼见着她从柏林墙公园旁的一栋楼里走出来。

“你住市中心？这宾馆得多贵啊？”我诧异地问。

“不贵，我住的是Airbnb。”她说。

Airbnb翻成中文就是“短期民宿”。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这个网站，能把家里闲置的房子甚至房间租给来这个城市旅游的陌生人，听说国内现在也逐渐流行。我又问了几个住过Airbnb的同学，他们的答复几乎都是：物美价廉。

于是一个月后，当我和三个同学计划去布拉格旅行时，Airbnb成了我们的首选。我们先在这个网站上，把布拉格市区的房子图片连带下面的住客评论仔细研究了一遍。经过筛选，我们把目光锁定在一位叫乔治的房主身上。乔治的资料显示他原本是英国人，和太太一起住在布拉格的一栋小楼里。他们在那里拥有六间公寓，长期出租。网页上还显示，他们两人掌握的语言加起来有五种之多，包括英语、捷克语、德语、俄语和阿拉伯语。对乔治和他的短租公寓，网站上可谓好评如潮。有个俄罗斯小伙子留言说：“乔治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因为我们带的捷克克朗不多，他甚至允许我们先赊账。我们对他的服务非常满意。”

我们决定订乔治的公寓，玛丽莎用她的账号为我们付了款，每个人3晚一共60美元。这差不多是最便宜的青年旅馆两晚的价格，而且能让我们在布拉格“拥有”自己的公寓。

我们到布拉格已经是半夜，手里拿着下载好的离线地图，找到了乔治的小楼。的确如乔治所描述，这里到市中心的旅游区步行只要十分钟。

在楼下打了铃，乔治便慢悠悠地从他位于五楼的公寓下来。他是个六七十岁的老绅士，头发灰白，声音铿锵有力。我们抱歉让他等到了半夜，他却摆摆手，不紧不慢地打开了出租房的门。公寓正如网上的照片所示，家具不多但很整洁。乔治说，每天上午会有保姆来打扫房间。

有意思的是，最后把钥匙留给我们的时候，他扫视了一圈，然后把钥匙给了我们当中唯一的男生，还拍拍他的肩膀说，“要照顾好大家啊”。他走后我们相视一笑，果真是英式“老绅士”的行事风格。

第二天早晨，方才在阳光下见到客厅的真面目：四周是白色樱花环绕的山坡，一开窗便有清新的春风拂面。在外面玩了一圈回到我们的住所，发现保姆打扫过了房间，甚至帮我们铺了床、还换了毛巾，让我们一群从来不叠被子的邋遢学生感觉受宠若惊。临走那天，我们把钥匙连同给保姆的小费留在了桌上，掩门离开了这间阳光明媚的小屋。

离开布拉格几天之后，我们还没来得及在网站上给乔治留评论，乔治就先给我们做了评价：“玛丽莎和她的朋友们在我们这里入住，我们感到很开心，希望他们在布拉格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愿他们再度来访！”不仅如此，他还给玛丽莎发了私信，同样也是感谢我们在布拉格的千百所Airbnb选择了他的小屋。

唐朝诗人高适所说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